

民粹主义时代的高等教育：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高等教育学荣誉教授、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室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主任、BH Associates 的教育顾问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过去几年，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突如其来的觉醒阶段。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和巴西的政府更迭以及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和立法变化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凸显了高等教育与其所在社区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以跨国家和跨文化工作为荣的大学如今发现自己正在与政府和社区打交道，通过各种有计划的活动将“外国人”拒之门外。

教育和地理，都受种族、民族和性别影响，是促成人们在美国大选中保有各自观点的关键因素，2020年的早期民意调查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妇女与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张。在英国脱欧公投中，教育水平也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流动性或是缺乏流动性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那些不太可能离开家乡的人们更关注社会和经济变化。随着人们涌向城市，政治和经济力量也随之而来，造成了个人在机会获取上越来越大的差距。

对于发达国家和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的基本信念是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人更富裕；进步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这一点正在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愈发变得层次分明，并且获得教育机会与改变生活之间也随之相互关联起来。

问题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大学认为它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大学的大门对外敞开，它们的科研和国际追求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常被指责为了换取资金和/或公共和政治支持而没有充分履行职责，特别是在学习成果、毕业生素质和维持生活的能力方面。在大学追求国际化和留学项目的同时，当地社区经常看到因为国际学生的到来而减少了可供本国学生使用的就学名额，以及大学在提倡英语课程项目的同时损害了自己母语的适用范围。

研究表明，大学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公司或组织合作。基于使命的不同，新的或较低/未进入排名的大学更有可能在本地开展工作，但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大学对国际声誉的重视高于对社区服务的关注。

我们可能会争辩说这些时代终将过去。但是，正在寻求和/或实施的许多变化反映了真正的问题，并且这些都是实质性的问题。高等教育历来就与其所在的城市和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公众正在质询它是否仍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些挑战意味着大学不能袖手旁观，学生也不能袖手旁观。

加强深化参与

近年来，大学、大学协会和政府采取了大量广泛的举措，通常是以相互合作的形式开展。它们的目标是重新思考和重启二十一世纪的大学。

英国公民大学委员会 (the UK Civic University Commission) 提出了由城市/地区内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包括大学和其他教育

机构)共同创建并签署“公民协议”的构想;自2019年1月启动以来,已有30余所大学签署了该协议。欧盟正在推行“智能专业化”(smart specialization)政策,这是一种基于地点的方法,其特征是确定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这些领域将建立可持续的能力并克服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区域性差距;高等教育和科研以及职业教育是这些行动的核心。

欧洲各地的许多大学都开始根据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塑造其学术形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络,即全球大学创新联盟(Global University Network for Innovation),在其关于“具备社会责任感大学”的第六份报告中提出,大学应采用“全球性”的观点,将本土与全球联系起来。麦格纳宪章组织(Magna Charta Organisation)试图重写并掌握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我参与了由英国林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ncoln)组织的“21世纪实验室”(21st Century Lab)的工作,该实验室正在起草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行动纲领。

显然,现在不存在单一的行动方案,但是可能存在三种广泛的方法来提高大学的社会参与度。社会参与的社会公正模式侧重于学生、课程和教学法。另一方面,社会参与的经济发展模式侧重于通过知识产权交易、

技术转让等手段将科研商业化。与之相反的是,社会参与的公共利益模式则将社会参与完全嵌入到大学/学院的所有功能和部门之中。社会参与是跨越教学和科研的桥梁,但并非是大学的“第三使命”。在这种模式中,大学在分析其所在区域需求的基础上,采用了系统的、全面的和战略性的方法。即便大学将开发不同且各具特色的方法,但社会参与本身不仅局限于排名位次较低或是未进入排行榜的大学。

大学能带来什么好处?

最终,制定的议程要比大学为“公共利益”所做努力的雄心壮志宏大得多,并且也意味着对大学的愿景和使命会有更深层次的改变。高等教育需要整体参与,并在其愿景、使命和日常活动中反映这种参与。大学必须成为区域一级的关键机构。它们还必须努力成为全球参与型机构,培养出思想开明、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充满远见卓识的公民,并通过其研科研活动帮助制定通往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方针。我们处在历史进程的交界处,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谨慎行动而非自信满满。